

【绣像精装本】

曾国藩全书

[下]



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，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。
他以儒家思想济世，讲仁守义，官运亨通，政声卓著。
他学习西方文化，整肃政风，君子为学，明道经世。
他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。《家书》是古代家教之范本。

陈君慧 编著

线装书局

曾国藩全书

陈君慧 编著 下册

线装书局



曾国藩第七——《冰鉴》箴

曾国藩善于观人鉴人，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如何，经他观测后做出的判断，后来应验者达十之八九。《冰鉴》就是曾国藩为了发现人才，重用人才，反复总结后写出的一部观看人识人的专著。“冰鉴”者，取真以冰为镜，能察秋毫之意。在这部书里，曾国藩摒弃了江湖中那种重形轻神、重奇轻常、重术轻理的习俗。重神而兼顾形，重常而辨别奇，重理而指导术，从整体出发，就相论人，就神论人，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，从动态中观察人的归宿。

第一章 《冰鉴》要义

一、神骨

【原文】语云：“脱谷为糠，其髓斯存”，神之谓也。“山蹇不崩，唯石为镇”，骨之谓也。一身精神，具乎两目；一身骨相，具乎面部。他家兼论形骸，文人先观神骨。开门见山，此为第一。

【译文】古言道：“去掉稻谷的外壳，就是没有多大用途的谷糠，但稻谷的精华——米，仍然存在着，不会因外壳磨损而丢失。”这个精华，犹如人的神，即人内在的精神品性。不论人的外表是否变化，其内在的精神气质是不会改变的。俗话又说：“山岳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，但它却不会倒塌破碎，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硬如钢铁的岩石，不会被风吹雨打去。”这里支撑山的岩石，相当于一个人身上最坚硬的部分——骨骼。一个人的精神状态，主要集中在他的两只眼睛上；一个人的骨骼丰俊，主要集中在他的一张面孔上。像工人、农民、商人、军士等各类人员，既要看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，别家相术相一般人之“面”时，已经能够兼论人之“形骸骨体”，而文人观“文人之相”必须先观察他的“神骨”。所以用“开门见山”的方法，把“神骨”问题作为第一篇。

【原文】文人论神，有清浊之辨。清浊易辨，邪正难辨。欲辨邪正，先观动静；静若含珠，动若木发；静若无人，动若赴的，此为澄清到底。静若萤光，动若流水，尖巧而喜淫；静若半睡，动若鹿骇，别才而深思。一为败器，一为隐流，均之托迹于清，不可不辨。

【译文】文人在研究、观察人的“神”时，一般都把“神”分为清纯与浑浊两



曾国藩像

种类型。“神”的清纯与浑浊是比较容易区别的，但因为清纯又有奸邪与忠直之分，这奸邪与忠直则不容易分辨。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，应先看他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。眼睛处于静态之时，目光安详沉稳，真情深蕴，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，含而不露；处于动态之时，眼中精光闪烁，敏锐犀利，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。双眼处于静态之时，目光清明沉稳，旁若无人。处于动态之时，目光暗藏杀机，锋芒外露，宛如瞄准目标，一发中的，待弦而发。以上两种神情，澄明清澈，属于纯正的神情。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，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，微弱而闪烁不定；处于动态的时候，目光有如流动之水，虽然澄清却游

移不定。以上两种目光，一是善于伪装的神情，一是奸诈在心内萌动神情。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，目光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；处于动态的时候，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。以上两种目光，一则是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，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。具有前两种神情者多是有瑕疵之辈，具有后两种神情者则是合而不发之人，都属于奸邪神情。可是它们却混杂在清纯的神情之中，这是观神时必须仔细加以辨别的。

【原文】凡精神，抖擞处易见，断续处难见。断者出处断，续者闭处续。道家所谓“收拾入门”之说，不了处看其脱略，做了处看其针线。小心者，从其做不了处看之，疏阔目，若不经意，所谓脱略也。大胆者，从其做了处看之，慎重周密，无有且，所谓针线也。二者实看向内处，稍移外便落情态矣，情态易见。

【译文】一般来说，观察认识别人的精神状态，那种只是在那里故作振作者，是比较容易识别的，而那种看起来似乎是在那里故作抖擞，又可能是真的精神振作，则就比较难于识别了。精神不足，即便它是故作振作并表现于外，但不足的特征是掩盖不了的。而精神有余，则是由于它是自然流露并蕴含于内。所以道家有所谓“收拾入门”之说，用于观“神”，要领是：尚未“收拾入门”，要着重看人的轻慢不拘，已经“收拾入门”，则要着重看人的精细周密。对于小心谨慎的人，要从尚未“收拾入门”的时候去看他，这样就可以发现，他愈是小心谨慎，他的举动就愈是不精细，欠周密，总好像漫不经心，这种精神状态，就是所谓的轻慢不拘；对于率直豪放的人，要从已经“收拾入门”的时候去看他，这样就可以发现，他愈

是率直豪放，他的举动就愈是慎重周密，做什么都一丝不苟，这种精神状态，实际上都存在于内心世界，但是它们只要稍微向外流露，立刻就会变为情态，而情态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。

【原文】骨有九起：天庭骨隆起，枕骨强起，项骨平起，佐串骨角起，太阳骨线起，眉骨伏犀起，鼻骨芽起，颧骨若不得而起，顶骨平伏起。在头，以天庭骨、枕骨、太阳骨为主；在面，以眉骨、颧骨为主。五者备，柱石之器也；一则不贫；二则不贱；三则动履稍胜；四则贵矣。

【译文】骨有九种表现姿态：天庭骨丰隆饱满；枕骨充实显露；项骨平正而突兀；佐串骨像角一样斜斜而上，真人发际；太阳骨直线上升；眉骨骨柱显而不露，隐隐约约像犀角平伏在那里；鼻骨状如芦笋竹芽，挺拔而起；颧骨有力有势，又不陷不露；顶骨平伏厚实，又约显约露。看头部的骨相，主要看天庭、枕骨、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；看面部的骨相，则主要看眉骨、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。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，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；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种，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；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，此人便终生不会卑贱；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，此人只要有所作为，就会发达起来；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，此人一定会显贵。

【原文】骨有色，面以青为贵，“少年公卿半青面”是也。紫次之，白斯下矣。骨有质，头以联者为贵。碎次之。总之，头上无恶骨，面佳不如头佳。然大而缺天庭，终是贱品；圆而无串骨，半是孤僧；鼻骨犯眉，堂上不寿。颧骨与眼争，子嗣不立。此中贵贱，有毫厘千里之辨。

【译文】骨有不同的颜色，面部颜色，则以青色最为高贵。俗话说“少年公卿半青面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黄中透红的紫色比青色略次一等，面如枯骨着粉白色则是最下等的颜色。骨有一定的气势，头部骨骼以相互关联、气势贯通最为高贵，互不贯通、支离散乱则略次一等。总之，只要头上没有恶骨，就是面再好也不如头好。然而，如果头大而天庭骨却不丰隆，终是卑贱的品位；如果头圆而佐串骨却隐伏不见，多半要成为僧人；如果鼻骨冲犯两眉，父母必不长寿；如果颧骨紧贴眼尾而颧峰凌眼，必无子孙后代。这里的富贵与贫贱差别，有如毫厘之短与千里之长，是非常大的。

【要义】

相面术在中国的历史中可谓源远流。据传项羽年少时遇一老者，老者端详他许久，然后摇摇头，走了。项羽追上去询问，老者说，你将来会贵不可言，但是下场凄凉。后来，项羽大败乌江，看见蚂蚁排就的“项羽死于此”，后面汉军逼近。心里想起老者的话，大叫一声“天要亡我”，于是拔剑自刎。这是民间流传的说法，是否属实，我们尚不得知。但是识人相面之术看来是古已有之，并且历久未灭的。

据说曾国藩善于以相察人，他的幕府中有不少贤才志士，对于他后来的建功立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曾国藩呕心沥血作出这本《冰鉴》，将自己识人察人的

項王

屠戮降人放弑我帝
將叛兵離國亡身斃



项羽像，图出自明·天然撰《历代人物像赞》。

观点公示于众。

神骨为《冰鉴》之开篇，总领全书，当为全书总纲。同时也说明了曾国藩品鉴人物以神为主，形神并重。历代文人都重视外在的“神”、内藏的“骨”。观人的“神”“骨”，犹如门外的大山，门既打开，山势自然可见。山势既幽深，必有来龙去脉，既雄伟，必有深根厚基，自此喻人之命运，其优劣高下，不言自明。

首先，这里的“神”并非日常所言的“精神”一词，它有比“精神”内涵广阔得多的内容，它是由人的意志、学识、个性、修养、气质、体能、才干、地位、社会阅历

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，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。俗话说：“人逢喜事精神爽。”而这里所论的“神”，不会因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，貌有美丑，肤色有黑白，但这些都不会影响“神”的外观，换句话说，“神”有一种穿透力，能越过人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。

“神”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东西而空空地存在，它肯定有所依附，这就是说“神”为“形”之表，“形”为“神”之依，“神”是蕴含在“形”之中的。“形”是“神”存在的基础，与“神”的外在表现紧密相关。如果“神”是光，“形”就是太阳和月亮，日月之光放射出来普照万物，但光又是深藏在日月之中的东西，它放射出来就是光。这就说明：“神”藏于“形”之中，放射出来能为人所见，如光一样；“形”是“神”的藏身之处，但又与“神”有着千丝万缕、分割不开的物我关系，“神”必须通过“形”来表现。

形与神的这种复杂的关系，说明日常观人时，既要由“神”观“形”，又要由“形”观“神”，二者相反相成，相辅相依，不能完全割离开来、单独地看。

所以，曾国藩又仔细论证神之有余者应为何种情况，神之不足者、形之有余者、形之不足者各应为何种情况，以及这四种人的福禄寿命等。

《冰鉴》中所言的“骨”，并不是现代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，而是专指与“神”相配，能够传“神”的那些头面上数量不多的几块骨。

接着，曾国藩用了两个比喻，比较形象地说明“神”和“骨”，以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“神”和“骨”的奥妙。

稻谷的精华是米，米蕴藏在壳内，碾壳成糠，皮去掉了，精华犹在，也才有用。米未随糠去，因而“神”也不会因“形”（相貌等）而消失。“神”与“形”，

犹如“米”与“糠”。所以说“脱谷为糠，其髓斯存”说的就是这个理。

“骨”外面有皮有肉，如高山之上有土有沙。骨骼是人体框架的根本支柱。骨之于人体，犹山石之于泥土。泥土脱落流失，但山石岿然屹立，仍足以见其雄壮；人体相貌即使有什么损伤缺陷，但骨之丰俊神韵不会变化，仍足以判断人的显达。所以说“山蹇不崩，唯石为镇”。

“双目炯炯有神”这是用来描述一个人的精力旺盛、机敏干练的。从这儿就会发现“目”与“神”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按中医理论，眼睛与肝和肾是相通相连的。一个人肝有病变，从眼睛就可以看到一些征兆。如果一个人双目有神，精光暴露，熠熠生辉，表明肾气旺盛，身体状况良好，是健康的标志；反之，则表明精神状态不佳，缺乏活力，难以集中精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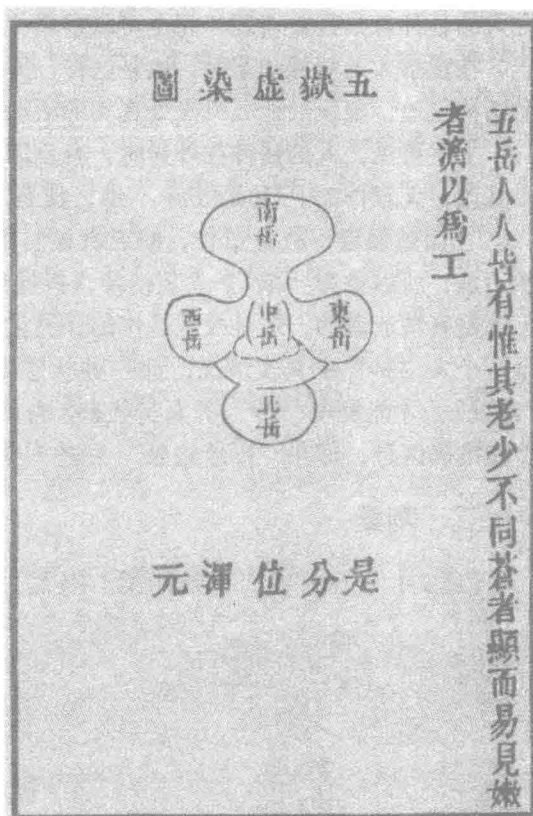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身精神，具乎两目”，就是《冰鉴》对神与目的一种纲领性的总结。

《冰鉴》进一步总结道：“一身骨相，具乎面部。”因为人的体能相貌，是由骨、肉内外联结而成的，骨与骨的联络，肉与肉的板结，骨与肉的内外包合，统一构成了人的外在形貌。由于骨起着框架和支撑作用，因而“骨”相的优劣，成为人的体貌美丑的首要因素。大脑是人的中枢神经，是人的指挥系统，头部骨骼的优劣，又成为整体骨骼优劣的“首长”。传统医学认为，头为群阳会集之府，五行正宗之乡，头骨为整体骨骼的代表，面骨又是头骨的代表，因而面骨之优劣能鉴头骨之优劣，进而可鉴全身骨骼之优劣。

讲述了“神”在观人中的提纲挈领的首要地位后，再进一步论“神”存于心的情状，即通过人的内心活动来观察“神”。

人的精神，从它的外显上一般可以分为两类：一为自然流露，一为勉强振作。所谓自然流露，是指有所见或有所感而发，完全出自内心的自然本真，显示出的情态举止自然而然，情真意切，毫无故意造作之态。所谓勉强振作，则与自然流露相反。

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人，能比较容易地看出他人是情真意切，还是故意造作。尽管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有不同的表现，可能会给辨别“神”的真假带来干扰，但综



五岳虚染图。五岳虚染是中国古代相面学中的一种说法，以人的五官代表五岳。

合人的各种言语行止表现，完全可以察看“神”之真假。

在观察人的精神状态时，也是这样，即由外在的情态举止，去查探其隐伏在内的精神气质，窥视到他心灵深处真实的活动。

上述可见，人的精神在外显时，有自然流露和勉强抖擞之别。凡属自然者，出于真诚，无意作态，因此气终不绝，流露持久，其“神”自然有余，所以称为“续”。而勉强者，故意造作，缺乏真诚，因此底气不足，抖擞短暂，其“神”自然不足，所以称为“断”。“凡精神，抖擞处易见”，这是说，精神一旦振作起来，不论是真情流露的，还是故意造作的，当它显现时，都能看到它的振作；但这并不是一个人“神”的真实情况，这一种状态是不全面的，必须结合另一种状况——“断处”，才能发现“神”的真实状态，自然流露与勉强振作的区别，应在动态中，才能准确区分，即在“断续之处”去进一步鉴别真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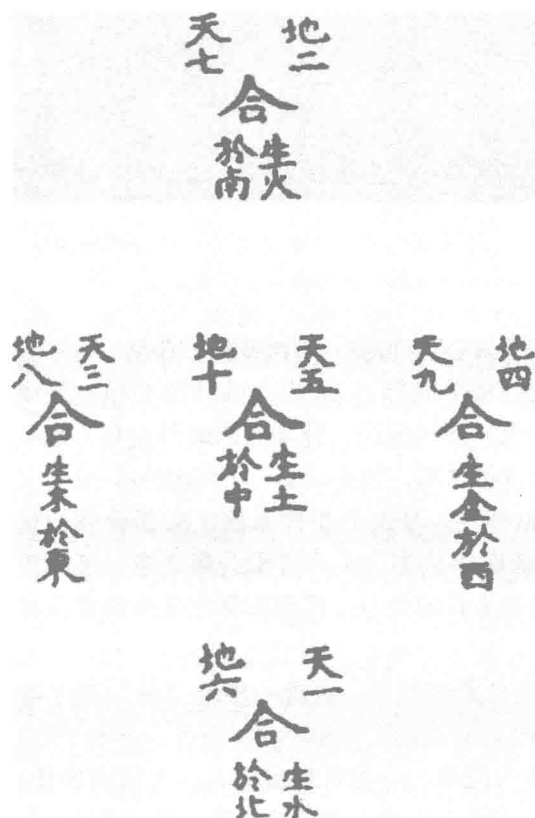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刚柔

【原文】既识神骨，当辨刚柔。刚柔，则五行生克之数，名曰“先天种子”，不足用补，有余用泄。消息与命相通，此其较然易见者。

【译文】已经鉴识神骨之后，应当进一步辨别刚柔。刚柔是五行生克的道理，道家叫做“先天种子”，不足的增补它，有余的消泄它，使之刚柔平衡，五行如果和谐，盈虚损益与人的命运相通，这是在对比中就能很容易发现的信息。

【原文】五行有合法，木合火，水合木，此顺而合。顺者多富，即贵亦在浮沉之间。金与火仇，有时合火，推之水土者皆然，此逆而合者，其贵非常。然所谓逆合者，金形带火则然，火形带金，则三十死矣；水形带土则然，土形带水，则孤寡终老矣；木形带金则然，金形带木，则刀剑随身矣。此外牵合，俱是杂格，不入文人正论。

【译文】五行之间具有相生相克相仇关系，这种关系称为“合”，而“合”又有顺合与逆合之分，如木生火、水生木，金生水，土生金，火



五位相得各有合图，出自宋代佚名辑《周易图》。五位即五行，此图阐述了五行中的阴阳变化之理。

生土，这辗转相生就是顺合。顺合之相中多会致富，但是却不会得贵，即便偶然得贵，也总是浮浮沉沉、升升降降，难于保持永久。金仇火，有时火与金又相辅相成，如金无火炼不成器的道理一样，类而推之，水与土等等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，这就是逆合，这种逆合之相非常高贵。然而在上述的逆合之相中，如果是金形人带有火形之相，便非常高贵，相反，如果是火形人带有金形之相，那么年龄到了30岁就会死亡；如果是水形人带土形，便同样非常高贵，相反，如果是土形人带有水形之相，那么就会一辈子孤寡无依；如果是木形人带有金形之相，便会非常高贵，相反，如果是金形人带有木形之相，那么就会有刀剑之灾，杀身之祸。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牵强附会的说法，都是杂凑的模式，不能归入文人的正宗理论。

【原文】五行为外刚柔，内刚柔，则喜怒、跳伏、深浅者是也。喜高怒重，过目辄忘，近“粗”。伏亦不佞，跳亦不扬，近“蠢”。初念甚浅，转念甚深，近“奸”。内奸者，功名可期，粗蠢各半者，胜人以寿；纯奸能豁达，其人终成。纯粗无周密，半途必弃。观人所忽，十有八九矣。

【译文】五行只是人的阳刚和阴柔之气的外在表现，称为“外刚柔”。除了外刚柔之外，还有内刚柔。内刚柔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、激动或平静的情绪和有时深、有时浅的心机或城府。遇到令人高兴的事情，乐不可支，遇到令人恼怒的事情，就怒不可遏，而且事情一过就忘得一干二净，这种人阳刚之气太盛，其气质接近于“粗鲁”。平静的时候没有一点张扬之气，激动的时候也昂扬不起来，这种人阴柔之气太盛，其气质近乎愚蠢。遇到事情，刚开始考虑，看起来想得似乎很肤浅，然而一转念，想得又非常深入和精细。这种人阳刚与阴柔并济，其气质接近于“奸诈”。凡属内藏奸诈的人外柔内刚，遇事能进能退，能屈能伸，日后必有一番功业和名声可以成就。既粗鲁又愚蠢的人，刚柔皆能支配其心，使他们乐天知命，因此其寿命往往超过常人。纯奸的人——即大奸大诈者，其心能反过来支配刚柔，遇事往往能以退为进，以顺迎逆，这种人最终会获得事业的成功。那种外表举止粗鲁，内心气质也粗鲁的人，只是一味地刚，做事不周密，做起事来必然要半途而废。从内刚柔方面观察人，往往被忽视，而且一般人十有八九都犯这个毛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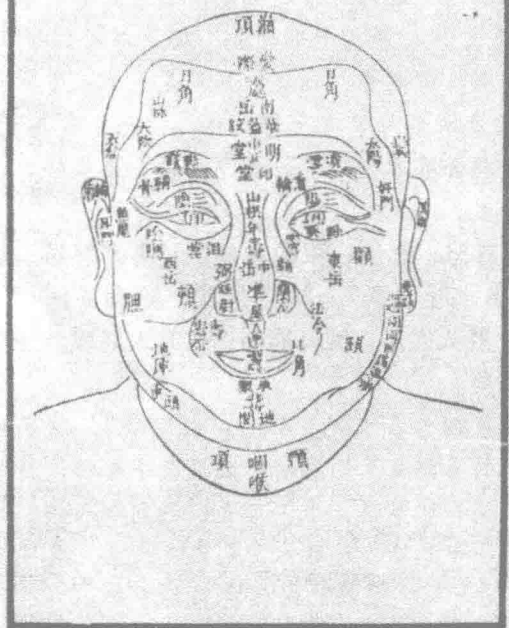
【要义】

“神”“骨”乃面相之根本，有本才会有种子。“刚柔”是相的“先天种子”。换句话说，“神”和“骨”很重要，而“刚”与“柔”同样很重要，“辨刚柔”，方可入道。

阴阳五行说，是“刚”“柔”的理论基础。“刚柔，五行生克之数”。如果人观五行中的某一“行”不足，其他部位都可以加以弥补，即《老子》中所言的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，如果一“行”有余，其他部位却可以加以削弱。这就是比较中和平衡的“刚柔相济”。“不足用补，有余用泄”，这个思想在阴阳五行中是辩证的重要体现。

以阴阳刚柔及五行学说来品鉴人物，其说由来已久，而最为术数相学所推崇。曾国藩认为人的“先天”品性与命运，可以通过“不足用补，有余用泄”的方法

面 部 总 图



清人所绘的面部总图

来补偿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道家学说思想。特别是其“内刚柔”之说又对“外刚柔”的机械倾向，作了补正，强调要通过人的言行举止、思想品德来观察人物、品鉴人物，并重点分析了“粗”、“蠢”、“奸”三种人物的品性。这就由“外刚柔”的“五行命相”论，转而偏向于“神鉴”论，如所谓“喜高怒重，过目辄忘，近‘粗’。伏亦不佞，跳亦不扬，近‘蠢’。初念甚浅，转念甚深，近‘奸’”。

人不可无刚，无刚则不能自立，也就不能自强。由于有了刚，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，坚忍不拔。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。

人也不可无柔，无柔则不亲和，就会陷入孤立。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，是一种魅力，一种收敛，一种方法，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。

刚，并不是指暴虐，而是指强矫；柔，并不是指卑弱，而是指谦逊退让。

然而，太刚则折，太柔则靡。刚性事物性坚而易裂，易于进取而难守。柔性东西性钝而有韧，易于守成而难攻。所以太刚易折，太柔则废，刚猛有利于进攻，柔弱有利于守成。各有长短，只有刚柔相济，方能无往而不胜。

早年的曾国藩刚猛过人，也得罪不少当朝权贵，也因此受到排挤。后来认真研习黄老学说，领悟阴阳相生，以柔克刚等道理，揉以孔子“中庸”之道，所以他后来才功成名就，并能抽身退隐。孔子提倡“中庸之道”，认为“执乎其中，不左不右，不刚不柔，刚柔相济”，这才是至高境界。

曾国藩在《冰鉴》中由“喜怒、跳伏、深浅”论及人心内阴阳之气变化，既是指喜怒哀乐等情感，又指沉静、急躁、胸有城府等各种性格。

人本来以阴阳之气来确立性情，阴气太重则失去刚，而阳气太重则失去柔。太柔则处事小心谨慎，不敢大刀阔斧；太刚是亢奋者，常超越了一定的度。这些人各有长短，或者说各有优缺点。因此“善有所章，而理有所失”。

三、容貌

【原文】容以七尺为期，貌合两仪而论。胸腹手足，实接五行；耳目口鼻，全通四气。相顾相称，则福生；如背如凑，是林林总总，不足论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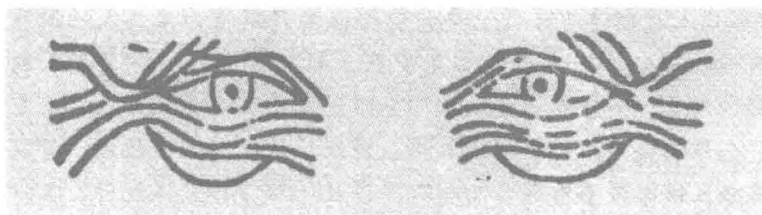
【译文】观人的姿容以七尺躯体为限度，看面貌则以两只眼睛为主。人的胸腹手足，都与五行——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相互关系，都有它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；人的耳目口鼻，都和四气——即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之气相互贯通，也具有它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。人体的各个部位搭配得和谐、匹配，彼此对称、协调，那么就是福相。反之，如果相互搭配得不协调，使相貌显得乱七八糟，支离破碎，其命运就不济了。

【原文】容贵“整”，“整”非整齐之谓。短不豕蹲，长不茅立，肥不熊餐，瘦不鹄寒，所谓“整”也。背宜圆厚，腹宜平坦，手宜温软，曲若弯弓，足宜丰满，下宜藏蛋，所谓“整”也。五短多贵，两大不扬，负重高官，鼠行好利，此为定格。他如手长于身，身过于体，配以佳骨，定主封侯；罗纹满身，胸有秀骨，配以妙神，不拜相即鼎甲矣。

【译文】人的姿容可贵之处就在于“整”，这个“整”并非整齐划一的意思，而是要人整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、匀称，使之构成一个有机的完美的整体。就身材而言，人的个子可以不高，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；个子也可以高，但绝不能像一棵纤细的茅草那样耸立着。从体形来看，体态可以胖，但又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的臃肿；体态瘦也不妨，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。这些就是本节所说的“整”。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，背部要浑圆而厚实，腹部要突出而平坦，手要温润柔软，手掌则要弯曲如弓，脚心要空，空到能藏下鸡蛋则佳，这也是所谓的“整”。五短身材虽看似不起眼，却太多地位高贵，两腿太长，往往命运不佳。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，那么此人必定有高官之运，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，两眼又左顾右盼且目光闪烁不定者，必是贪财好利之徒。这些都是固定的形态，没有例外。还有其他的形态：如两手长于上身（最好超过膝盖），上身比下身长，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，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封。再如皮肤细腻柔润，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。胸部骨骼又隐而不现，文秀别致，再有一副奇佳的神态的话，日后不拜相便封侯。

【原文】貌有清、古、奇、秀之别，总之须看科名星与阴鹭纹为主。科名星，十三岁至三十九岁随时而见；阴鹭纹，十九岁至四十六岁随时而见。二者全，大物也；得一亦贵。科名星见于印堂眉彩，时隐时见，或为钢针，或为小丸。尝有光气，酒后及发怒时易见。阴鹭纹见于眼角，阴雨便见，如三叉样，假寐时最易见。得科名星者早荣，得阴鹭纹者迟发。二者全无，前程莫问。阴鹭纹见于喉间，又主生贵子；杂路不在此格。

【译文】人的面貌之相有清秀、古朴、奇伟、秀致的四种区别。这四种相貌主要从科名星（印堂与眉毛之间）和阴鹭纹（眼眶之下卧蚕宫上之纹）去辨别。科名星在十三岁到三十九岁这段时间随时都可以看到，阴鹭纹，在十九岁到四十六岁这段时间也可随时看见。一个人阴鹭纹和科名星这两样都具备的话，将来会成为人物，能够得到其中一样，也会富贵。科名星显现在印堂和眉彩之间，有时会出现，有时又隐藏不现，形状有时像钢针，有时如小球，是一种红光瑞气。在喝酒之后和



象眼。相面学中
的眼睛形状之一。

发怒时容易看见，阴鹭纹出现在眼角之处，遇到阴天或下雨天便能看见，像三股叉的样子。在人快要睡着的时候最容易看见。有科名星者，年轻时就会发达荣耀，有阴鹭纹者，发迹的时间要晚一些。两者都没有的话，前程就别问了。另外，明鹭纹若现于咽喉部位，主人喜得贵子。若明鹭纹出现在其他部位，则不能这样断定，也就是不一定会得贵子。

【原文】目者面之渊，不深则不清。鼻者面之山，不高则不灵。口阔而方禄千钟，齿多而圆不家食。眼角人鬣，必掌刑名。顶见于面，终司钱谷：此贵征也。舌脱无官，橘皮不显。文人有伤左目，鹰鼻动便食人：此贱征也。

【译文】人的眼睛如同面部的两方水潭，神气不深沉含蓄，面部就不会清朗明爽。鼻子如同支撑面部的山脉，鼻梁不挺拔，面部就不会出现机灵聪慧之气。嘴巴宽阔又方正，主人有享千钟之福禄。牙齿细小而圆润，适合在外地发展事业。两眼秀长并插至鬓发处者，必掌司法大权。秃发谢顶而使头与面额相连，无限界，能掌财政大权。口吃者无官运。面部肌肤粗糙如橘子皮的人不会发达。文人若左眼有伤那么文星陷落而无所作为。鼻子如呈鹰钩状的人，必定内心阴险狠毒，攻击力强而且喜伤人。这些都是贫贱的征兆。

【要义】

“容”，即姿容，察看一个人的姿容要以躯体为限度；“貌”，即面貌，观察一个人的面貌要以他的两只眼睛为主。“容”与“貌”的问题，实则是“形”与“神”的问题，也就是从“容”和“貌”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“形”与“神”。并以此为基础，进一步预测人一生的吉凶祸福，即命运。

看“形”与“神”的过程中，要以“神”为主，“形”为辅。

“形有余”，指的是一种理想的形像，拥有此形像的人，健康长寿，富贵快乐，它又包括两个方面：即“容”与“貌”。属于容者：头顶要圆厚，腹背要丰厚隆起，肩膀宽大，胸脯平坦宽阔，腹要浑圆且下垂。举止端庄、严肃，三停匀称。肉要细腻，骨要圆峻，手要长，足要方。属于貌者：额头四方宽阔，口如角弓，唇红如樱桃，齿白如霜雪，双耳圆如轮，鼻直如悬胆，眼黑似漆，眼白如玉。眉毛修长疏朗，五岳朝拱聚合。一个人在形体上具有以上这些特征，便是“形有余”之相。

令人望之巍巍而来，仰之怡怡而去。

形不足是“形有余”的反面，其特点是猥猥琐琐，神态萎靡，令人望而生厌，可谓不堪入目。形不足之人，多病而折寿，福浅又命薄。它同样包括“容”与“貌”两个方面。属于“容”的特征主要有：头顶尖突，头部单薄，肩膀胳膊又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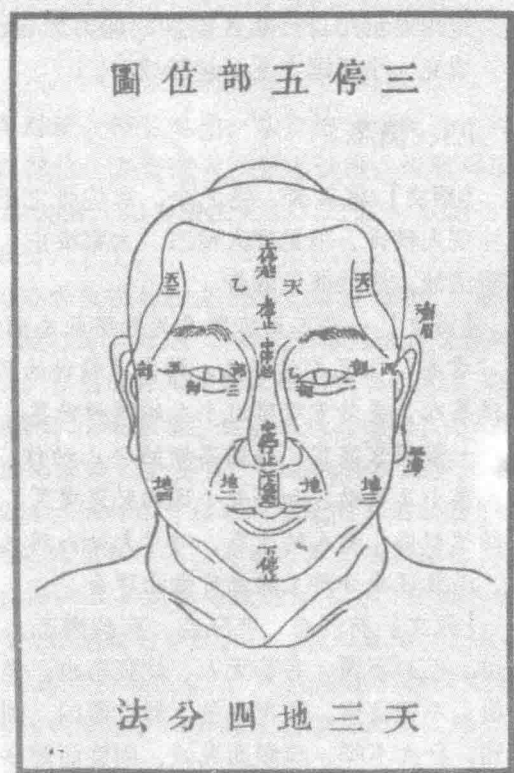
又斜，胸部或凸出或凹下，背部削薄，腹部又扁又平，臂部低陷，脑袋大身子小，上身短下身长，指间稀疏，手掌菲薄，肢节短且粗，走路摇晃不定，声音嘶哑。属于“貌”的特征主要有：额头深陷，口唇薄如纸，鼻梁低塌，耳轮外翻，双眉一弯一直，双眼一高一低，双眼一大一小，颧骨一上一下，睁着眼睛睡觉，男子声音女性化，牙齿发黄且外露，嘴巴尖突且有口臭，秃顶无发，眼睛深陷，眼眶神态萎靡怯懦。上面所述，实际上是形体缺陷的汇集，一个人不可能这些缺点全有，不过，只要占其一条，就会被认为是形像上的破缺而减少福分。

“神有余”是指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。具体而言，指眼睛明亮有神、精神抖擞、举止端正、办事沉着老练、处变不惊，不论何时何地，都能坚守其节操。也就是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典型。神不足就是“神有余”的反面，即精神委顿，气质猥琐，到了无以复加、不可救药的地步。以这种状态立于人世，肯定惹是生非而招来官司牢狱之灾，即便阴差阳错做了官，最后也得丢掉乌纱帽。

古人把人的身体分成三个部分，即上停、中停、下停三部分。头为上停，头形圆实饱满而又显秀长者，是大吉富贵之人，但要与中停、下停对称，和谐。身小头长或身长头小，则表示此人贫贱；从头部到腰部为中停，中停也要与上停、下停相称，太短则寿命不长，太长则一生贫困，腰身软弱者既无力气也不太长命；腰以下到脚为下停。下停也要与上、中停相称，太长多病。总之，三停要比例相称，相称者既美观、身相又好。

一般来说，上身长下身短，主人官运亨通，有福寿。反之，则一生贫贱又短命，若上中下三停俱短，只要无亏损缺陷，且五官端正也是一种相称之样，同样可以富贵双全。

形有“五短之形”和“五长之形”之分：五短之形：就是头短、面短、身短、足短、手短。五长之形：就是头长、面长、身长、手长、足长。五短之形与五长之形本身没有优劣之分，关键要看它们与其他方面的配合而定。五短之形的人如果骨细面滑，印堂明亮，五岳朝拱，定上佳。五长之形的人配以骨丰貌隆，清秀滋润，就是奇佳之人，这



三停五部图。三停五部是中国古代相面学中的术语，一般指从正面看脸部时的几个局部的比例关系。

样的人会富贵双全。五短之形的人如果骨骼粗恶，五岳陷塌，肯定贫贱无疑。五长之形的人如果是骨肉枯槁，筋骨暴露在外样子，那么就是恶相，也很贫贱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说法，是手长脚短则会既富且贵，而手短脚长就会贫贱交加。

古人认为，富相是腰圆背厚，鼻梁高耸，双颧隆起，口角方正，地阁方圆，四角丰隆；气色红润清朗，身体肌肤柔软光滑，面部丰满，骨相清奇；手背肉厚，行立坐卧，姿态端正，神情潇洒，举止稳重。

古人对贵相的总结是：贵相要脸黑身白，面粗身细，身体短小而声音宏亮，面部短而眼睛长，身体体味清香。

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曾国藩吸收前人的各种说法并加以糅合，提出了自己对容貌的看法和观点，都有一定的依据。比如说，眼睛的神气要深沉含蓄，这样面部才会清朗明爽。只有学识渊博，思想丰富的人，眼睛才会深邃含蓄。这样的人多半不是池中之物。为官者须能言善道，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见，而口吃的人很难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，所以不适合做官。面部皮肤粗糙像橘子皮的人一副风餐露宿的样子，多半不能有很好的生活条件。

曾国藩借用自己察人识人的能力为自己招揽了不少谋臣志士，为自己稳固湘军，攻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。

四、情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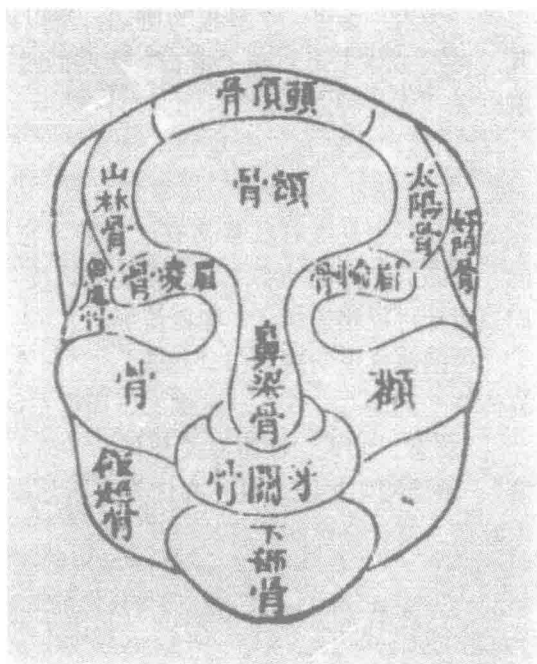
【原文】容貌者，骨之余，常佐骨之不足。情态者，神之余，常佐神之不足。久注观人精神，乍见现人情态。大家举止，羞涩亦佳；小儿行藏，跳叫愈失。大旨亦辨清浊，细处兼论取舍。

【译文】一个人的容貌是其骨骼状态的进一步的外在表现，常常能够弥补我们在“骨相”上品鉴的不足。情态是精神的显露，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。长久地关注某人，要着重观察这个人的精神世界。初见某人则应注意其情感态度。凡属大家——如高官显宦、硕儒高增的举止动作，即使是羞涩之态，也不失为一种佳相；而凡属小儿举动，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、又跳又叫，愈是矫揉造作，反而愈是显得幼稚粗俗。看人的情态，对于大处当然也要分辨清浊，而对细处则不但要分辨清浊，而且还要分辨主次方可做出取舍。

【原文】有弱态，有狂态，有疏懒态，有周旋态。飞鸟依人，情致婉转，此弱态也。不衫不履，旁若无人，此狂态也。坐止自如，问答随意，此疏懒态也。饰其中机，不苟言笑，察言观色，趋吉避凶，则周旋态也。皆根其情，不由矫枉。弱而不媚，狂而不哗，疏懒而真诚，周旋而健举，皆能成器；反之，败类也。大概亦得二三矣。

【译文】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：柔弱之态，狂放之态，疏懒之态，周旋之态。如小鸟依依，情致婉转，娇柔亲切，这就是弱态；衣着不整，不修边幅，恃才傲物，目空一切，旁若无人，这就是狂态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

不分场合，不论忌宜，这就是疏懒态；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，处处察言观色，事事趋吉避凶，与人接触圆滑周到，这就是周旋态。这些情态，都是人的内心本色的外在表现，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。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，狂放不羁而不哗众取宠，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，交际圆润却强干豪雄，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才；反之，即委婉柔弱又曲意谄媚，狂放不羁而又喧哗取宠，怠慢懒散却不坦诚纯真，交际圆滑却不强干豪雄，日后都会沦为无用的败类。情态变化虽不定，难于准确把握，不过只要分辨出情态的大概情形，就能有二三成的把握看清一个人的将来。



清人所绘的十五骨节虚染图

【原文】前者恒态，又有时态。方有对谈，神忽他往；众方称言，此独冷笑；深险难近，不足与论情。言不必当，极口称是，未交此人，故意诋毁；卑庸可耻，不足与论事。漫无可否，临事退回；不甚关情，亦为堕泪。妇人之仁，不足与谈心。三者不必定人终身。反此以求，可以交天下士。

【译文】前面说的，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态，称之为“恒态”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种情态，是不经常出现的，称之为“时态”。如正在跟人进行交谈时，他却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转向其他地方去了，可见这种人是毫无诚意；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，他却在一旁漠然冷笑，可见这种人冷峻寡情。这类人城府深沉，居心险恶，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；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妥当，他却在一旁连声附和，可见此人胸无定见；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，他却背后对人家进行刻意诽谤和诬蔑，可见此人信口开河，不负责任。这两种人庸俗下流，卑鄙可耻，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；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置可否，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，犹豫不前，可见此人优柔寡断；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动感情的事情，他却伤心落泪，大动感情，可见此人缺乏理智。这类人的仁慈纯属“妇人之仁”，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。然而以上三种情态虽不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，而如果反其道而求之，那么几乎就可以遍交天下之士了。

【要义】

曾国藩认为“情态”与“神”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，它们是内在与外显的关系。“神”蓄含于内，“情态”则显于外，“神”以静态为主，“情态”以动为主，“神”是“情态”之源，“情态”是“神”之流。“情态”是“神”的流露和外现，

二者一为表一为里，关系极为密切，所以说“情态者，神之余”。如上所述，如果其“神”或嫌不足，而“情态”优雅洒脱，“情态”就可以补救其“神”之缺陷，所以说“常佐神之不足”。

“久注视人精神，乍见观人情态”。“神”往往呈静态，“情”常常呈动态；“神”一般能久长，“情”通常贵自然。总之，精神是本质，情态是现象。情态与容貌之间，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。容貌为形体的静态之相，是表现仪表风姿的，情态为形体的动态之相，是表现风度气质的，二者质不同，“形”亦有别。然而二者却可以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

曾国藩这里明确提出“恒态”、“时态”概念，动静结合，仔细分析。将静态具体落实到弱态、狂态、疏懒态、周旋态这四种情态上，一一对比。

“弱态”之人，性情温和善，平易近人，往往又爱多愁善感，“细数窗前雨滴”，缺乏刚阳果敢之气，有优柔寡断之嫌。“狂态”之人，大多不满现实，爱愤世嫉俗，对社会弊病总喜欢痛斥其不足，个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朴，自成一格。具“疏懒态”者，大多有才可恃，对世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不以为然，满不在乎，由此引发而为怠慢懒散，倨傲不恭。陶渊明即是“疏懒态”的典型。具“周旋态”者，智慧极高而心机机警，待人则能应付自如，接物则能游刃有余，是交际应酬的高手和行家。

但是，也还有其他变数。“弱态”若带“媚”，则变为奉迎谄媚之流，摇尾乞怜之辈，这是一种贱相。“狂态”若带“哗”，则为喧嚷跳叫，无理取闹之流，暴戾粗野，卑俗下流之辈，这是一种妄相。“疏懒态”若无“真诚”，则会一味狂妄自大，此实为招祸致灾之阶，殊不足取。这是一种傲相。“周旋态”若无“健举”，会由城府极深，迹近狡诈、阴险和歹毒，这是一种险相。

恒态主要有两种。“方有对谈，神忽他往”，正在与人交谈时，他却随便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去，或者一个话题正在交谈中，他却突然把话题转到与此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上去，可见这种人既不尊重对方，又缺乏诚意，心中定有别情。

“众方称言，此独冷笑”，大家正谈得笑语嫣然，兴致勃勃之时，惟独他一个人在旁边作冷然观，无动于衷，可见这人自外于众人，而且为人冷漠寡情，居心叵测。

三国时，黄盖假意投靠曹操前，派阚泽前往曹营当说客。阚泽把黄盖的“归附信”递给曹操后，曹操反复看了十几遍，说道，黄盖用苦肉计，要你投投降书，好乘机袭击我。这种伎俩，难道我还不能看穿！便喝令左右把阚泽拉出斩首。阚泽面不改色，只冷笑。这冷笑让曹操心里发毛，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，也给了阚泽说话和劝服的机会；结果，曹操轻易地被阚泽说服，使在赤壁之战中，孙刘联军的火攻计划得逞，让自己军力遭到重创，元气大伤，从此再无力征服江东。这一切都源于“冷笑”，冷笑背后是对别人的轻蔑（打击别人的自信）、是深藏的心机、是要得逞的阴谋。

以上两种情况都有悖于正常情态。如果不是当时心中有什么其他急事，导致他失常的表情，那么这种人多半是属于胸怀城府，居心险恶之人。这种人与他人建立

良好友谊不容易，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。此所谓“深险难近，不足与论情”。

“言不必当，极口称是”，别人所发表的观点未必是完全正确，也未必十分精当，他却在一旁连连附和，高声称赞，一味地点头“是，是，是”。这种人如不是故意的，定是一个小人，胸无定见，意志软弱，只知道巴结逢迎，投机取巧讨好别人。这类人自然担不得重任。

当然，曾国藩作为清朝的封建官员绝不敢批评大清皇帝的用人之道，但在今人看来，乾隆皇帝身边的和珅正是这样一个言必称是、巴结逢迎的小人。史书记载，他以“善伺上意”而得宠幸。乾隆一生喜爱作诗、写书法，和珅为了迎合上意，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，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——这“投其所好”确让乾隆对其自然偏爱。另外，和珅还自卑、自谦，最善于表现自己的奴才相，抬高主子，“高宗（指乾隆）若有咳嗽，和珅以溺器进之”，谄媚到了这种程度，连英明的君主也难免糊涂。结果，和珅擅政二十余年，升迁四十七次，权倾朝野，百官争相谄附。他又公然勒索纳贿，排斥异己，使吏治败坏，官场上充满了小人。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想成大事者，都要远离这种小人，否则，你因为被他捏住了“软肋”——尽说些让你头脑飘飘、心花怒放的话——就成了任他摆弄的傀儡。

“未交此人，故意诋毁”，不曾与人家交往，对人家全然不了解，全是道听途说，加上自己的主观想象，就在人背后飞短流长，说人坏话，故意恶意诽谤他人，诬人清白。这种人多半是无德行的小人，无学无识，又缺乏修养，既俗不可耐，又不能自知。

以上两种人，由于品格卑下，又无识无能，庸俗无聊，鄙贱无耻，既不能与之共事，更不可与之共友。立身端正的人，应与这类人划清界限。当然，如果他们知而能改，又当别论。

有一种人，他们优柔寡断、畏畏缩缩，做事只知因循守旧，而不知人有创新，陈规当除。因此，他们既缺少雄心壮志，又没有什么实际才干，动手动脑能力都差。遇事唯唯诺诺，毫无主见，喜欢推卸过错，不敢承担责任，不敢挑工作重担。



閩泽密献诈降书，出自《图像三国志》。